



少年文艺丛书

# 猎友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# 猎 友

烟台地区出版办公室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《猎友》是我社编辑出版的少年文艺丛书之一。该丛书是综合性的文艺读物，它以反映少年儿童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主，旨在用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，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。丛书收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童话、寓言、民间故事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，丰富多彩，生动活泼，是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。

## 猎 友

烟台地区出版办公室

\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.25 印张 2 插页 84 千字

1983 年 2 月第 1 版 198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100

书号 R10099-1647 定价 0.46 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小<br>说 | 猎 友 .....    | 霍长军 周 竞( 1 )        |
|        | 秋千下的歌儿 ..... | 焦辰龙( 13 )           |
|        | 甜甜的蜜糖 .....  | 黄庆云( 25 )           |
|        | 小英闯关 .....   | 陈 健( 39 )           |
|        | 炸 弹 .....    | 肖 平( 51 )           |
|        | 掇 鱼 .....    | 吴延科( 63 )           |
|        | 起 点 .....    | 姜利国( 71 )           |
|        | 被吃掉的信任 ..... | 王 欣( 84 )           |
| 散<br>文 | 妹妹的鸡汤 .....  | 张田民( 99 )           |
|        | 草原日出 .....   | [英]德丽斯·莱莘 默尔馨译(110) |
|        | 鲜红的石榴花 ..... | 煦 平(122)            |
|        | 鸟 爱 .....    | 张 岐(135)            |
|        | 绿 帆 .....    | 山 曼(144)       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诗  | 电视机前 .....      | 于清河 (150) |
|    | 少年儿童热爱党 .....   | 春 生 (151) |
|    | 每天傍晚 .....      | 孙国林 (152) |
| 歌  | 太阳有根点金棒 .....   | 金 近 (154) |
|    | 姐姐有什么诀窍 .....   | 谷斯涌 (156) |
|    | 小猫咪立志(二首) ..... | 纪 宇 (159) |
| 寓言 | 老山羊(外一篇) .....  | 鲁 芝 (161) |
| 寓言 | 小燕子的教训 .....    | 林 凡 (164) |

# 猎友

霍长军 周 竞



我家住在大山里，山里人靠山吃山，所以都练就了一身打猎的硬功夫。我十五岁那年，就开始跟爷爷学打猎，赶巧，远房哥哥给我送来了一头好狼狗，这狗长得挺气派，长腿、细腰、尖头、健足，体形俊美，性格活泼。爷爷一见就非常喜欢，根据它的毛色帮我起了个名儿叫阿黑，并且再三嘱咐我，让我按猎家的规矩，把阿黑训练成一头好猎狗。这下子，可把我给乐坏了，因为在山区的狩猎世家里，小孩子长到十几岁

就要锻炼当小猎手，当猎手就要有一头好猎狗，有了阿黑，出猎打围，可就神气多咧！



我按爷爷的吩咐，除了练枪法外，天天的课程就是训

练阿黑，让阿黑学五种本领，一是搜索；二是追捕；三是泅水；四是跳跃；五是戒吃。前四种是练追捕动物和搏斗的本领。第五种是培养猎狗的“品性”，要使一头馋嘴的狗不贪食、有出息，这可费了我不少事……

还不错，半年光景，阿黑“出师”了，我跟爷爷也学到了一手好枪法。选了一天，我请爷爷来考试，五项科目，样样及格，爷爷捋着胡子笑了，我一看有门儿，对，向爷爷提要求吧！我羡慕爷爷那支发着蓝光的双筒猎枪，如果背上它，再带上阿黑打猎，那该多美气！……谁知爷爷递过来的，却是他早先打猎用的旧枪——独角龙。

“给！”

我愣住了，失望地叫出声来：“这是老家伙，我不要！”

“老家伙？”爷爷生气了，“说话不嫌腰疼！这是猎家子孙该说的话吗？嫌它老？你可知道，我的枪法就是靠它练出来的！我就是用独角龙打狼才换得新双筒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咋不是？打四条狼就能换一支双筒！想要好枪吗？自己去练本领吧！练好了独角龙，双筒不就有咧！哈哈……”

是啊，爷爷说得不错。山区狼多，不但危害家畜，还要残害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哩！政府明文规定，打一条狼，狼皮可卖，还发奖金……好！我这山里娃，也有犟牛筋脾气，自己想要新双筒，那就不用独角龙去换吧！我接过爷爷递过来的“老家伙”，心中已暗暗地拿定主意，一定想法在尽短的时间内打它四条狼……

我用独角龙去练本领，打山鸡，打野兔。阿黑也跟着我穿山钻林，枪一响，它就扑上去了，不管猎物落在什么地方，它都能给我叼回来。这样，我的自信心增强了，恨不得马上打到四条狼。可这机会实在难以碰到，一个秋天过去了，连根狼毛都没碰见，我心里说不出有多懊丧。

山区冬来早，冬至未到，就飞起了大雪，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，不歇气地下了三天，这下可把我和阿黑憋坏了。好不容易等到第四天，雪一停，我就套上皮坎肩，戴上狐皮帽子，背上独角龙，领着阿黑兴冲冲地直奔北山口。那儿有一条很宽的山溪流过，形成一片沼泽和灌木林，是鸟兽栖息的好所在，也是我常来的地方。今儿我想在那儿发个市，打几只兔子……我正合计哩，谁知未到沼泽地就发现了“敌情”。那雪地上印着一行梅花瓣儿，而且有拖拉过的痕迹……

“狼！”我的心急速地跳动起来，说不出是欢喜还

是紧张。我让阿黑嗅了嗅，它鼻子一挨地就忽喇喇向前直窜，可这蹄印儿到了山溪旁就消失了。原来溪水已经结冰，象是透明的水晶石，又光又滑，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，阿黑只得又转回去寻找猎物……

我没有动，望着溪水出神儿。这时，我蓦地一震，呀！那河床上躺着的不是一条狼吗？瞧，它浑身灰毛，蜷卧在河床上睡觉哩！这家伙刚才大概逮着个什么东西，美美地饱餐一顿，这阵子找了个避风的地方睡得正香……我心跳着，因为过去只看见爷爷拖回过死狼，自己可从来没亲手打过狼。天天找狼，真遇到狼，却又怕起来。心中一紧张，端独角龙的手也有些发颤了。

“砰！”我壮着胆子朝大灰狼放了一枪。……

唉！我一生都将忘记不了这次错误。这一枪太糟糕，打偏了，子弹擦着它的脊背飞过，只崩掉了一团毛。这下可坏了事，大灰狼先是一声凄厉地嚎叫，接着就张开血红的大嘴，嗖地一下从河床上窜上来。独角龙是单发，再压子弹已来不及了，我只好一个闪身，倒抡枪托，冲它的脑壳，狠狠地砸了一下子。咚！大灰狼一声惨叫，顺着滑溜溜的冰面滚出了十几公尺，可紧接着它又更疯狂扑过来。我心慌意乱，一跤滑跌在冰上……我绝望了。正在此时，阿黑出现了，它从我头顶上一跃而过，就象一道黑色的闪电，挡住了扑

上来的恶狼，接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撕咬开始了……

阿黑为我争得了时间，我爬起来，赶紧压上了子弹，一声呼哨，阿黑躲开了。大灰狼不知是计，正待追阿黑，我对准它的脑袋就是一枪。这一枪打中了，它窜向半空，又翻了一个跟斗，“噗塌”一声摔在地上不动了。阿黑没有犹豫，扑向前，一口咬住大灰狼的喉咙。

狼死了，阿黑照例跑到我跟前撒欢，拼命地摇尾巴，我却余怒未息，恨它刚才跑得没影儿，照着它的屁股就是一脚……

我把狼拖回家，用铁钩吊起狼嘴，准备开剥。那阿黑蔫了，它闭着嘴巴，委屈地蹲在大门外，从眼神儿看得出来，这畜牲好象十分懊丧，它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变得古怪起来，有功不赏，反倒给了它一脚。

爷爷回来了，一见死狼，笑得满脸皱纹儿都舒展开了：“哈！俺孙子行咧！真开了市，打到了一条狼！”

我嘴撅得老高，瓮声瓮气地回答：“行啥呀？差点儿喂了狼！你那根烧火棍，只能放一枪。还有阿黑……”

我把经过说了一遍，爷爷听后生气了，他弯起食指，咚地就在我脑门上凿了个栗爆。“怎么？你埋怨

没给你双筒？一个好猎手，一要勇敢，二要沉着，处处想着一枪就打着、打准才行，你枪法不练好，就是给你双筒有什么用！”

我还要埋怨阿黑，爷爷更生气了。

“阿黑？阿黑没有错，它立了一大功，不是阿黑救你，你才真正喂了狼哩！”

爷爷说着，拔出猎刀，麻利地从狼嘴边划开，喇喇几下，一张完整的狼皮就剥下来了。剥下狼皮，爷爷又在狼肚皮上戳了一刀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一股黑血滴了一地，爷爷又一伸手，就把狼心掏出来了。接着蘸了些盐，插在刀尖上擎着烤。

阿黑进来了，昂着头，瞪着眼等待着犒赏。爷爷烤了一会，就扔给了阿黑。阿黑叼住狼心，马上欢快地吃起来。

第二天，我赶早走了三十里路，把狼皮送到了土产公司，卖了二十三元钱，还得了二十元奖金。这四十三元钱，爷爷一个子儿都不要，让我存在信用社积攒着。我掰起指头一划算，不错，再打上三条狼，钱就足够了，那就可以买上一支双筒猎枪。当然，这一回我可记住了，按爷爷的说法，认真地练开了独角龙，要做一个好猎手，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，一定要一枪击中，枪枪见物……

冬天过得真快，转眼间冰化雪消，春天在眼皮下一闪，林海又让夏天的太阳给晒绿了；等到秋风一吹，那林海又变得红一丛、黄一丛的，站在山头远眺，让人分外爽心。

在这三个季节里，我抓紧练枪法，在我的独角龙下，那些扁毛的、圆毛的、长毛的、硬毛的飞禽走兽，都是一枪一个。这当中我打下过山鸡，猎获过麂子，打伤过山猫，撂倒过野猪，可也奇怪，却硬是一条狼也没有碰到。

是狼消灭完了？不是的！前天夜里，狼还叼跑了老山伯的三头小猪崽呢！这说明狼不但有，而且还进了村，只不过是这些狡猾的东西，在千方百计躲避猎人的枪口哩！这样，我想起了未完成的计划，于是瞒着爷爷，又带着阿黑去钻深山老林碰运气了。

我和阿黑离了家，翻过几座秃山岗，一头就扎进了阴莽莽的老林。山里的秋色美极了，红的山丁子，紫的野葡萄，给山谷、漫坡上洒满了晶莹的珍珠。要在平时，我一定要停下摘着吃，可今儿不同了，我记挂着完成任务，无心去摘山果。阿黑呢，大概记取了上次的教训，也一直不离我的左右。

走着、走着，我们进了大松林。这是一片茂密的

云松，树杆又高又直，伞状的树冠高矗入云，晨曦透过针叶的空隙抖落下来，薄霜化的水气，在树杆之间浮动，阳光一照，宛如轻轻飘浮着的彩带。走进这霓光云气之中，真象踏入了虚无缥缈的人间仙境……

倏地，阿黑惊飞了一对雉鸡，那只雄雉鸡飞到树上咯咯直叫，那只雌雉鸡却耷拉着翅膀象是受伤一样在地上乱窜……我知道这是雉鸡护雏惯用的脱身之计，它故意装着受伤，好引猎狗去扑它，这样雄雉鸡就能抓紧时机领着小雏儿安全转移。可是经验不多的阿黑，竟认为是立功的好机会，它恋恋不舍地追逐着雌雉鸡，不大会儿就消失在树丛中了。

阿黑跑得不见影子，我也觉得有些疲乏了，找到一个树墩子就要坐下来，可是屁股一挨树墩子，又腾地一下跳起来，因为我忽然想起了爷爷的话：野林子里的树墩子坐不得，那是山神爷的宝座，惹恼了山神爷，他会派妖魔来找你麻烦……过去，我不信，曾问过老师，老师笑笑说：“你爷爷说的是迷信，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讲，也有一定道理，因为在人迹罕见的老林里野兽多，树墩子留下了人的气味，野兽会嗅出来，比方说狼就是这样袭击人的……”

如今，我怎么办呢？坐不坐面前这个树墩子？思谋了好一阵子，最后下了决心——坐！我是来打狼的，

把气味留在树墩子上，说不定狼一嗅就闻到了。它来找我？正好，我还要找它哩！……于是，我一屁股坐下，拧开壶盖就一口水一口干粮地吃起来。

说巧也真巧，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种沙沙的声响。我急忙站起来，迅速绕到一株大树后，定睛朝前一看，啊，它来了，一只好大个儿的灰狼来了！

这狼大概属于笨狼一类，它拖着尾巴钻出一丛灌木，竟然没有发现我，等到嗅过了树墩子，才翘起了脑袋，闪着绿幽幽的眼睛四下搜寻。我抓紧这个好机会，端起独角龙，瞄准一扣扳机，好！只听砰地一声，狼的脑壳开花了……

我麻利地压上一颗子弹，刚想跑上前去看个究竟，猛然又发现了新情况，只见树墩子左前侧，有一块岩石，岩石上露出一对尖耳朵，岩石旁边甩打着一条长尾巴。它并不出来，而是露一露耳朵，又摇一摇尾巴……我奇怪地愣住了，是阿黑吗？不是，阿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我开玩笑的。我举着枪，又仔细地观察着，终于看清了，原来也是一只狼！

我想开枪，但岩石挡着它，离得又这么近，如果冒然开枪，不仅打中狼的可能性不大，子弹还会从岩石上反跳过来伤了自己。怎么办呢？我正在犹豫，忽然背后传来了阿黑的狂吠声，我侧头一看，不禁倒抽

一口冷气，原来一条龇牙裂嘴的老秃狼，已悄悄地从后面接近了我，此刻它已登上我背后的崖头，做一个下扑的动作……

我顿时明白了。呀！好狡猾的野畜牲啊！先前的那一只狼是在给我摆迷魂阵，想分散我的注意力，好让它的伙伴来一个背后偷袭，亏得阿黑给我报了警。尽管如此，情况还是十分危急，这两条狼已开始了前后夹击，嚎叫着从两个方向扑上来了。就在这个紧急关头，阿黑斜刺里纵身一跳，正好卡在两条狼的中间，它第一次变得如此凶猛，愤怒地喔喔叫着，一下子就跟两条狼纠缠到一块儿了……

这是一场多么惊险的搏斗啊！我的猎友阿黑，真不愧是一头优秀的猎狗，它一对二，但毫不胆怯，左扑右咬，愈战愈勇。那两条狼也依仗优势，死命缠住阿黑不放。我端着枪，食指扣着扳机儿，真想助阿黑一膀之力，可是它们你撕我咬搅在一起，使我不敢放枪。不多一会儿阿黑腿上、头上被咬得鲜血淋漓，我真是心如刀搅啊！

它们就这样搏斗着，忽然，阿黑瞅个空子，一下子掀翻了老秃狼，大口一张，死死咬住了它的喉咙。阿黑啊，它没有想到，这样也正好给另一条狼钻了空子，它乘机也在阿黑肚子上掏了一口……

我顾不得犹豫了，一举枪，“砰”地一声打死了撕咬阿黑的那只狼。当我跑上前去看时，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了，阿黑啊阿黑，这勇敢的猎狗，它已经遍体鳞伤，肚子被撕开了，肠子拖了好远，身子痛苦地扭曲着，可仍然死死咬着老秃狼的喉咙……

爷爷赶来了，帮我把阿黑抬到了草坪上。只见它睁着通红的眼睛，望望爷爷又望望我，那眼光是痛苦，是悲哀，象依恋，似告别。我呜咽着呼唤阿黑，当看到它眼睛里流出两滴泪水时，我也哇地一声哭了。

“阿黑！阿黑！”爷爷唤着。

“阿黑！阿黑……”我哭叫着。可阿黑喔啊一声，头俯垂下去，死了。

人们常说，好猎手应有一副铁石心肠，可是不，不但我哭得伤心，就是爷爷也流下了泪。是啊，阿黑已成了我亲密的伴侣和战友，是它，两次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，使我转危为安……

我眼爷爷给阿黑筑坟。我们找了一株大桦树，用猎刀在树下掘了个深坑，将阿黑掩埋了。埋了阿黑，我又在桦树上用刀削下一块皮，在刮光的树杆上，刻下了“猎友阿黑之墓”六个字。接着，我狠狠地剜出了三条狼的心，洒上盐，并排着供在阿黑的坟墓前。做完了这一切，我手按心口，暗暗地发誓：我要打一

百条狼，用一百颗狼心，做猎友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！

爷爷站在旁边，用深沉的目光，望着我孩子气的动作，一直没有说话。我知道爷爷的心情一定也很不平静，所以忍了又忍，没有把自己的打算向爷爷讲。

以后的事，大伙儿可以猜到，爷爷出了山，带上三条狼皮，连同上回的存款，果真为我换来了一支发着蓝光的新双筒。我背上新双筒，领着新阿黑（这是爷爷又为我物色的一头猎狗，它也是黑毛，为了纪念死去的猎友，我仍给它起了个名儿——“阿黑”），去实现我的新目标——打一百只狼。当然，这是不容易的事，因为山里人人都在打狼，狼变得更狡猾了，直到我当上了“打狼小英雄”，也不过总共打到三十八只。每打一只，我都要挖出狼心，跑到阿黑墓前去祭奠。我在想：只要山里、人间还有狼，我就要打狼不止；不松手，不放下猎枪！我相信：终有一天，我会用第一百颗狼心，为我的猎友阿黑举行一次隆重的祭奠！